



Fu Huo

复活^上

〔俄罗斯〕列夫·托尔斯泰◎著

徐 潜◎主编

杨 波◎译写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IS
2785.1



In Furo

复活^上

〔俄罗斯〕列夫·托尔斯泰◎著
徐 潜◎主编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复活/ (俄罗斯) 托尔斯泰 (Tolstoy, L. N.) 著; 杨波译.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3. 2 (2008. 12 重印)

书名原文: Воскресение

ISBN 978—7—80626—037—1

I. 复... II. ①托... ②杨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
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94892 号

复活·上卷 (上下卷)

原 著	【俄罗斯】列夫·托尔斯泰 Tolstoy, L. N.
主 编	徐 潜
译 写	杨 波
责任编辑	张 克 张雪霜 钟 杉
出版发行	吉林文史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
印 刷	北京市飞云印刷厂
版 次	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开 本	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	5.5
书 号	ISBN 978—7—80626—037—1
定 价	48.00 元 (全二册)

导 读

一个贵族子弟，在担当法庭陪审员时，认出被控的妓女曾是他年轻时热恋、诱奸而又抛弃的女人。正因为他的始乱终弃，那个女人沦落成妓女，在苦难的挣扎中又被诬杀人。法庭上的戏剧性重逢成为男女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新起点，从此开始了一段艰难的“复活”历程。

小说《复活》以一段爱情故事作为楔子，随着男女主人公的生活遭遇，描绘了一幅 19 世纪后期俄国社会的全景图：荒唐的法庭、黑暗的监狱、苦难的农村、腐朽的上流社会、黑幕重重的政府机构，从而对沙皇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。而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精神的觉醒，女主人公玛丝洛娃人格的复苏，则是对此作出的深刻的哲学思索。

列夫·托尔斯泰，“俄国 19 世纪的镜子”，他以自身复杂的思想，诠释了俄国 19 世纪中后期复杂的社会历程。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部闪耀着深邃思想光芒的长篇史诗。《复活》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。

目 录

一、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	1
二、法庭	11
三、忏悔	39
四、监狱	58
五、重逢	82
六、求助	99
七、乡下	118

一、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

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，监狱看守长奉命解送三名在押犯到法院受审。其中一个据说是主犯，一个个儿不高，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——玛丝洛娃。

玛丝洛娃是一个未婚的女农奴的私生子。这个女奴每年都会生个孩子，为他（她）洗礼，然后却不给孩子奶吃，因为这会影响她干活。就这样，玛丝洛娃来到这个人世前，已死了5个孩子。本来玛丝洛娃的命运也会如此，但是她妈妈的主人——两个老姑娘中的妹妹碰巧看见了刚出生的玛丝洛娃，觉得惹人爱怜，就自愿做她的教母，后来又常给做母亲的送点牛奶和钱。于是玛丝洛娃活了下来。

3岁时，死了母亲的玛丝洛娃，被那两个老姑娘领回去抚养。其中的妹妹，也就是玛丝洛娃的教母，一心想把玛丝洛娃培养成自己的养女，教她念书，把她打扮得很漂亮。可是姐姐却要把玛丝洛娃训练成出色的侍女，为此有时甚至打她。因此，长大后的玛丝洛娃半是养女

半是侍女，人们习惯叫她卡秋莎。

16岁时，两个老姑娘的侄子，一个大学生来到她的家。卡秋莎暗暗地爱上了他。两年后，这位少爷参加了军队去远征，途经姑妈家，诱奸了卡秋莎，临行前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。5个月后，卡秋莎终于断定自己怀孕了。

两个老姑娘家呆不下去了。卡秋莎又到警察局长家作侍女。年过半百的警察局长却经常纠缠她，有一次，气极了的卡秋莎狠狠地把他推倒在地上，因此被解雇了。此时，卡秋莎就要分娩了。她不得不寄居到乡下一个给人接生的寡妇家。不久，顺利地产下一个男孩儿，自己却被传染了产褥热，差点儿死去。男孩儿则被送到育婴堂，据说，一到那儿就死了。

当卡秋莎身体复原时，她已身无分文。她不懂得省吃俭用，待人又善良，总是有求必应。原来有的127卢布（27卢布是她自己挣的，100卢布是那个引诱她的少爷送的）被接生婆连借带骗，加上她自己买衣服、送礼，都花掉了。

卡秋莎只得重新找工作。这次，她到一个已经结了婚的林务官家作侍女。和上次一样，那个林务官也对她百般纠缠，并终于找到一个机会，占有了她。做妻子的知道这件事后，一天看到丈夫和卡秋莎单独待在房间里，

就扑过去打她。卡秋莎和她厮打起来，结果被撵了出来，连工资也没有拿到。

卡秋莎投奔住在城里的姨妈。姨父由于潦倒已成了醉鬼，姨妈开了一家小洗衣店勉强供养一家人。看到洗衣店女工的艰苦生活，卡秋莎拒绝了姨妈要她进洗衣店干活的建议，自己出去找工作。然而她遇到的每户男主人她都对她不断骚扰，女主人则赶她走。一天，玛丝洛娃又到职业介绍所找工作，碰到一个穿着富贵的太太。她知道玛丝洛娃的处境后，热情地邀请玛丝洛娃去她的家。她一面招待玛丝洛娃，一面打发侍女给什么人送信。傍晚时，一个须发花白的高个子来到这家。他一看见玛丝洛娃就眼睛发亮，笑嘻嘻地打量着她。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，玛丝洛娃只听到那女人说：“刚从乡下来，新鲜得很呐！”然后那女人又来叫玛丝洛娃，对她说，那个男人是个作家，有很多钱，只要她能如他的愿，他是很舍得花钱的。于是玛丝洛娃如了他的愿，果然得到了25卢布。她付清了姨妈家的生活费，又买了新衣服、帽子，很快把钱花光了。几天后，那个作家又来找她，并叫她搬到一个寓所去住。在那儿，玛丝洛娃爱上了邻居，一个快乐的店员。她主动告诉了作家，离开了作家，和那个店员搬到一个更小的寓所。那个店员最初说要同她结婚，后来却不辞而别，抛弃了她。玛丝洛娃原想一个

人继续住在那儿，可派出所长说，她只有拿到政府发的妓女执照，接受医生检查，才能单独居住，她只好又回到姨妈家。姨妈看她穿戴时尚，再也不敢要她做洗衣妇了。而玛丝洛娃也根本不想做，她一想到她可能会过那样艰苦的生活，就感到阵阵恐惧。

玛丝洛娃早就抽上了烟，现在则越来越离不开酒。喝酒使她暂时解脱烦闷，增强自信心。就在她没有任何依靠，生活无着落时，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。她把玛丝洛娃灌醉，向她列举干这行的种种好处。玛丝洛娃面临着一场选择：或者低声下气地去当女仆，却要遭受男人的纠缠，临时秘密地通奸。或者进行法律所允许的、报酬丰厚的、长期公开的通奸。她选择了后者。她想用这种办法报复欺侮过她的每一个男人，那个少爷、那个店员……而且这也能满足她对物质的可怜的虚荣。于是，当天晚上，她就成为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的一员。

从此以后，玛丝洛娃过起违背上帝的诫命和人类道德的生活。然而这种生活却获得自称是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的许可和保护。夜间纵酒作乐，和不同身份、不同年龄、不同性格的男人喧闹调笑、喝酒、吸烟，白天则昏睡不醒，周末接受蹂躏羞耻心的身体检查，以便下个星期重复上述的生活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

玛丝洛娃过了7年，换了两家妓院，住了一次医院。在她26岁时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，使她进了监狱，关押了6个月后，被押解到法院受审。

玛丝洛娃在士兵的押送下，走在街上。她那苍白无光的脸上，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不时悄悄地顾盼左右。路上的行人都在注意她，她觉得很高兴。她不在乎他们的轻蔑、狎褻或恐惧。她挺起丰满的胸部，用那只稍微斜视的眼睛斜睨着那些注视她的人。一个乡下人，走到她身边，画了个十字，送给她一个戈比。玛丝洛娃脸红了，低下头，喃喃地说了句什么。

当玛丝洛娃在士兵押送下，筋疲力尽地走了许多路，好不容易到达法院大厦时，当年诱奸她的德米特里·伊凡内奇·聂赫留朵夫公爵正躺在高高的弹簧床上，床上铺着鸭绒褥垫。他穿着熨得笔挺的细麻布睡衣，吸着烟。目光呆滞地瞪着前方，想着今天有什么事要做，昨天发生过什么事。

昨天他在同样有钱有势的柯察金家度过一个黄昏，大家都认为他应该同他们家的小姐结婚。想起昨晚的事，聂赫留朵夫叹了一口气，丢掉手里的烟蒂，想从银烟盒里再取出一支。可是忽然又改变了主意，他伸出两条光溜溜的白腿，用脚找到拖鞋。迈着沉重的步子，急速地走进卧室旁的盥洗室。

盥洗室里充满花露水、发蜡和香水的香味。他用特等的牙粉刷牙，用香喷喷的漱口水漱口。然后上下擦洗身子，再用几块不同的毛巾擦干。他用刷子仔细刷净长指甲，在巨大的大理石脸盆里洗了脸。随后走到卧室旁第三个屋子，那里已为他准备了沐浴用品。

现在聂赫留朵夫穿上熨得笔挺的衬衫和擦得像镜子一样光亮的皮鞋，坐在梳妆台前，用两把刷子梳理他那卷曲的胡子和已变得稀疏的鬓发。他随手取了一条领带和一枚胸针（从前他对挑选领带和胸针很感兴趣，现在却毫不在意），穿好衣服。虽说精神状态和刚才没有什么两样，却也浑身上下整洁芳香地走进饭厅。

饭厅的布置和聂赫留朵夫使用的所有东西一样，都是最贵重、最讲究的。高雅、大方、坚固、名贵。聂赫留朵夫坐在餐桌旁，正要拆刚寄来的信。女管家阿格拉斐娜走进来，递上一封信，说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，送信的人还等着呢。可是看到阿格拉斐娜脸上的笑意，聂赫留朵夫就知道是柯察金公爵小姐写来的。阿格拉斐娜以为聂赫留朵夫已准备和柯察金小姐结婚，这使聂赫留朵夫皱起了眉头。

他拆开了那封香气扑鼻的信，读了起来：

“我既已承担责任，把您的事随时提醒您。

现在就通知您，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该出庭

陪审。昨天您一走，我就想起这件事。请您务必不要忘记。

玛·柯察金公爵小姐”

信背面又加了两句：

“妈要我告诉您，为您准备的晚餐将等您到深夜。请务必光临。

玛·柯·”

这是柯察金小姐两个月来向聂赫留朵夫巧妙进攻的又一招，用无形的千丝万缕把他同自己拴得越来越紧。然而聂赫留朵夫却像所有年纪已不轻，又不是热恋中的男人一样，对婚姻犹豫不决。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使他不能马上决定和柯察金小姐的婚事，他曾和一个有夫之妇有私情。

聂赫留朵夫见到女人很腼腆。正因如此，那个有夫之妇才想要征服他。她终于实现了她的目的。聂赫留朵夫一天比一天迷恋她，同时也一天比一天嫌恶她。聂赫留朵夫最初经不住她的诱惑，后来又在她面前感到内疚，所以如果那个女人不同意，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。上个星期，他写了一封信给她，语气很坚决，决心不惜用任何方式赎罪，也要和她一刀两断。现在还没有收到那女人的信，这可能是个好兆头。如果她不同意，也许会向上次那样和他哭闹一场。听说现在有个军官在追求她，

这使聂赫留朵夫心里酸溜溜的，但同时也松了一口气。

他放下柯察金小姐的信，重新打开刚才要拆的那封信。是乡下管家写来的，他请聂赫留朵夫亲自回乡一趟，办理公爵夫人（聂赫留朵夫的母亲）遗产过户手续，并就经营方式作出决定。此外，他还表示歉意说，最近给聂赫留朵夫汇出的钱耽误了，是因为农民不肯缴租，只得求助官府，所以稍晚一点才会汇到。聂赫留朵夫读完信，既高兴又不高兴。高兴的是，他意识到自己掌握了大量产业；不高兴的是，他当年是斯宾塞（英国社会学家）的忠实信徒，坚信“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”。在上大学时，他把从父亲名下继承的土地分给了农民。如今，聂赫留朵夫面临两条路：要么放弃母亲留下的产业，可他做不到。因为除了土地，他没有任何生活来源，他不愿意做官，而且过惯了奢侈的生活。再说年轻时的信仰、决心、欲望如今也都没有了；要么否定他一直信奉的“土地私有不合理”这个论点，可同样也办不到。因此这封信，让聂赫留朵夫感到更加不快。

喝完咖啡后，聂赫留朵夫到书房查看法院的通知，应该几点出庭，再给公爵小姐写回信。经过画室时，聂赫留朵夫又看到了那幅他花了两年功夫才画了一个开头的画稿，又一次深切地感到，他在绘画上无权妄自尊大。他心情沉重地瞧了瞧布置豪华的画室，闷闷不乐地走进

书房。立刻找到了法庭的那份通知。然而给公爵小姐写信却颇费了一番周折。第一封，他觉得口气太亲热，撕掉了。第二封，又觉得太冷淡，也撕掉了。他沉思了一下，按了按铃。对应声进来的老仆人吩咐道：“请您派人去雇一辆马车，再对柯察金家来的人说一声，谢谢他家人，我会尽量赶到的。”仆人恭谨地遵命而去。“虽然这样有点失礼，可是我的确无法写一封得体的信。反正我今天会和她见面的。”聂赫留朵夫心里安慰着自己，离开书房去换衣服。

当他换好衣服，走到大门口时，那个熟识的车夫已等着他了。他讨好地说：“昨天您刚离开柯察金家，我就到了。看门人说，您老爷才走。”连马车夫都知道了聂赫留朵夫和柯察金的关系，这让聂赫留朵夫不由得又考虑起该不该和柯察金小姐结婚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像他遇到的许多问题一样，无法解决，聂赫留朵夫之所以想结婚，是因为可以获得家庭的温暖，避免不道德的两性关系，更希望家庭和孩子能改变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。然而他又担心失去自由，而且骨子里对女人有一种莫名的恐惧。同样，他之所以愿意和柯察金小姐结婚，是因为这个姑娘出身名门，教养有素。并且认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当然也许聂赫留朵夫可以找到比她更好的姑娘，而尤其让他犹豫的是，柯察金小姐已

经 27 岁了。以前一定谈过恋爱，一想到她可能爱过别人，聂赫留朵夫就感到屈辱。

这样，聂赫留朵夫在结婚和不结婚中徘徊不定。想到他还没收到那个女人（那个和他有私情的有夫之妇）的回信，聂赫留朵夫为自己找到了推迟作出决定的理由，于是又高兴起来。

就在他思前想后时，马车停了下来，法院到了。

二、法 庭

聂赫留朵夫穿过人流熙攘的走廊走进陪审员议事厅。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正彼此打量着、介绍着、交谈着，看得出，他们虽然嘴里抱怨当陪审员是件苦差，实际个个都得意扬扬，自以为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。看到聂赫留朵夫进来，很多人和他打招呼。那些原来不认识他的人，更是把认识他当做一种荣誉。聂赫留朵夫觉得这一切自然极了，虽然他说不出他该受人尊敬的地方，但他把别人的尊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所以当那个彼得·盖拉西莫维奇（曾经在聂赫留朵夫姐姐家做过家庭教师，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）旁若无人、哈哈大笑地和聂赫留朵夫打招呼时，聂赫留朵夫冷漠地回应着，脸上现出极其不快的神色。随后撇下他，径直走进人群。

那群人正在谈论一个律师如何使一个道理全在她一边的老太太，不得不倾家荡产拿出一大笔钱，付给对方。这些人肃然起敬地听着、赞叹着：“真是一位天才律师。”正说着，那位天才律师得意扬扬地走出来。一个法官、

律师、所有人都清楚的案件，只为他收了被告一万卢布，竟然发生了根本转变。他不以为然地瞥了一眼注视他的人群，迅速地离开法院大厦。

此时，庭长正在办公室拿着哑铃做健身。早晨他收到去年请的家庭女教师的来信，下午三点到六点，在老地方等他。他一边毫不费力地上下左右地举着哑铃，一边祈祷，今天早点儿开庭，早点儿结束。

他本想再练一套击剑动作，法官脸色阴沉地走了进来，怒气冲冲地抱怨民事执行官玛特维还没到。他把今天早上同妻子吵架的火都撒在玛特维身上，一想到早上妻子威胁不给他饭吃，他就一阵阵心慌。

书记官拿着卷宗走进来，若无其事地建议先审毒死人命案。他知道副检查官勃列威昨天晚上喝了许多酒，一整夜都在打牌、玩女人，根本没有时间阅读这个案子。他不喜欢勃列威，只是因为他们的政见不同。但坦白地说，他很羡慕勃列威的位置。勃列威虽然对毒死人命案没有准备，但听了书记官的传话后却满口答应。相比之下，另一个案子他更不想让今天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陪审团审理。他希望能和庭长商量一下，让那个案子转到县法庭，那么那个被告判罪的机会就比较大。

四个各怀心事的法庭人员已准备就绪。玛特维也终于来了。迟到的聂赫留朵夫又等了好半天的庭审总算开